四六叢話

四六叢話卷十二

烏程 孫梅 輯

表五 三

東坡黄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生（一作中）至今膾炙人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 猗覺寮雜記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予試宏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

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克此四六集句眞可以爲戲笑東坡表啟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自然遊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謝對衣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爲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氣象渾厚亦可喜也王履道大扇對頗傷粗疎寓簡

翟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葵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

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予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之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問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眞爲時而出也公巽徐曰曏昔不命其承抑云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尚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同上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

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敢覬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遇仙之樣獨承面命度越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制憫事三朝之舊俾階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既表重鏐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　玉壺清話

宣和初童貫平方寇旣歸與王黼生隙黼大懼遂媚貫奮嘗北伐事四年夏不諜於衆兵遽起會公時已退休亟請對具爲上言句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于

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叨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晩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既遠去于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廁跡于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瞶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于薄罰稽眚終之明訓倘許卒遂於餘生是宜衰

涕之易零惟覺大恩之難報此益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蒙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勵愚衷雖補過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同上

唐莊宗滅梁齊王張存義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召見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恨得齊王之晚因再上表敘述屢爲朱梁窺圖偶脫虎口逼爲親且非素志乞雪表數句云伏念臣會棲惡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疵未蒙昭雪鴻詞也復下詔雪之 洛陽縉紳舊聞記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懇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凛凛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

倅矣 梁谿漫志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 興祖 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于此也 同上

翟公巽參政 汝文 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紬帛四十餘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然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遑去郡郡人安其政將

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卽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同上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道爲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旣至高陽見宣撫司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

特藉公成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雖整陣避之而已揚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陳乞事畣之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游我軍箭發如雨師道於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為乃令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蹂踐兵甲塡滿山谷知眞定府沈積中以

其事聞于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
仕師道表謝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年
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
家南山舊族讀皂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
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綏帶輕
裘自愧以儒而爲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得侯屬與
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衆謂燕然之可勒其知頡利
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後
聰明耗于昏瞀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實何
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

至仁之度不加既耄之刑俾上節旄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殺獲安閑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既已乖于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于餘生 獨醒雜志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萬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

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巽宮宜昭揭於鴻名以對揚於流澤

臣中賀

竊以來朝畺衛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以體王居於宸極據寶勢於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奉裁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惟皇帝達孝通於神明要道形於德教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丕啟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路寢之安示日嚴於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款抒誠用稽合於前章極榮施於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

冊以增華聳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奉珮環入覲清禁奉萬年之觴示垂裕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美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尚羈北庭讀此眞堪爲高廟泣下也　楓窗小牘

丞相范陽公　盧　攜清苦律身剸斷無滯代天理物必先鷄衣觳食退踧遠裔以是四方之響翕然歸之乾符丁酉歲因與同列廷諍機務詞氣相高朝廷兩解之偕授賓翼儲闈分秩洛汭河朔三鎭屢貢表論且以棄瑕擢用爲請先是常山帥王景崇者年十有八繼襲父位朝廷常姑息之時每律增三周則各隆品爵仍與幽魏竝

制幽魏繼有更變景崇時獨得軍情以是爵位相懸鎮
至劇品景崇時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常山郡王食邑
五千戶實食難三百戶窮極勲賞無以加焉而幽魏官
秩尚卑以鎮州故未行冊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澤懷
撫方伯青徐之野尚聚崔蒲餉輓方繁兵力且困乃上
表其略曰臣當道與盧龍魏博往例三載考績咸蒙寵
榮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兩鎮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
史檢校工部尚書景儒自委郡符亟聞美政誠慚內舉
堪委外藩請迴臣官榮授景儒一鎮意圖易定時內臣
秉權者囿欲與之諸相無言獨崔公沆曰一失其機噬

脅無及魏博豈無骨肉必俯瞰洛城顯然盧龍坐邀封社此際何術枝梧詔書再往勸請益堅表云願得手足之榮共竭股肱之效聖上爲之旰食乃詔范陽公以兵部尚書入覲到京旬日拜特進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三鎭有表賀宰輔得其人時公以步蹇未任衙謝上因命中書官就宅問計對曰臣待罪台司五環星歲前後三鎭以甘言佞臣美既餌臣臣皆拒而不納或所論奏不違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小將顯皇恩且誡曰可否面定不自外來無爲賄妄於其閒也前月聯書已告爾帥矣宜以覆族爲慮以是知臣一心事主

必合信臣臣請與書論以是非禍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進書草盧公才辨詞藻尤工於指諭事理上覽書色動命中使送春服象尺者賫往及同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黎庶偃櫝令望加官勸留當道且言臣濫分茅土曾之內勞位冠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讓爵不敢貪榮幽魏加官請循往例上大悅 唐闕史

定軍山曹公南征漢中張魯降乃命夏侯淵等守之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遂斬淵首保有漢中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於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唯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

亮廟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聞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懷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亮德軌遐邇勳蓋來世王室之不壞實賴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始聽立祀斯廟蓋所啟置也

水經注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

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
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
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
治郡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
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
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
椎鈍無他故長孝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升法
從之班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郡
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
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祿祿常流

作得一疊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眞可笑也　容齋四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華帥韓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乾寧中駕幸三峯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充黃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淸宮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其子華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疊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　摭言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爲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

也澠水燕談錄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瓊林苑宴謝賜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嫩潤而吮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豳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防履深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盤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壺之潔墨莊漫錄

翟三丈公宣和末蔡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八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

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致懷愠喜人多稱之同上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鶴林玉露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

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筵鏞翯翯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于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四六話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謫安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蓋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

猶驚畏諭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雅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眞寵相表也 同上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時以斜車二字為韻往來幾百篇 同上

況存忠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

力雖奮竭之心難伸于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同上

丁晉公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翕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同上

孫貢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故都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輿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

孝之意也同上

閤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肎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

謝再除陜西轉運使表曰識道㝠來端同老馬操刀𨚫

覩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于齊羊笑中分于鄭

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泝萬艘過冒職名

出持使旨夢游帝所驚睟色之回春來自日邊覺容光

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

賤學中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泰陵俱蒙奬擢

而臣志未伸於毎刻恩不報而逾深髀消乘傳之餘心

折號弓之後侵尋晩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

儀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徑除守屬忽除怨府升
置儒林未免螢窗之瘥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
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
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
則如以堇療飢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
郡縣謗傷已達於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
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天心論報沒齒為期同
上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流星已遠拱北
極以無由海日客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

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 同上

揚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咏之 同上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同上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遊岱之魂遂協

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沒也臨殁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同上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為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鴈飛銀漢雖閟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羅繒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

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為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為仇讎及元祐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達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為元凶吉甫既至達州謝表末云龍鱗鳳翼固絕望于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同

上

王荊公與吳沖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

中越兩制舊八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代巳爲相沖卿遂擺其跡欲與荊公異力薦與荊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荊公家事荊公兄弟不知事荊公去而不復召者沖卿力也公在金熟問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云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于保身忠每懷于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賓邇言易閒之時而離明昭晰于隱微解澤頻繁于疎遯所謂邇言易閒乃謂沖卿也未幾沖卿薨于位公作輓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識其鄉里

本建州也同上

唐張巡之守睢陽賊勢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預游西蜀追騄駬于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腥膻闕廷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智井鴆翔老堞龍攖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眞忠烈之士也

同上

案數行內屬對奇變想見籌略如神筆鋒蹈厲亦具

嚼齒穿齦之槪

神宗自潁王卽位元豐中升潁州爲順昌軍節鎭時元厚之罷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彦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略曰肇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厥命維新又曰典言駿命之慶甚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

同上

資治通鑑成徧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芸

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略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徧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迷頗難其人疇若臣宰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敕經筵而進讀目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舍兹安出又曰上下馳騁于數千載閒出入相隨于十九年內尚假言官之督責孰請俚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蹟固已燦然而光之筋力精神于此盡矣又旅游東國嘗屢歎于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于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巳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

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帝恩均我投淵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似夢西齋削槀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只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 同上

通鑑成溫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刊於通鑑後者是也 同上

豫章潘興嗣家有李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手表慎修李氏之舊臣而興嗣之祖也其表略云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臣相伴否臣卽乞元稱元稱方在幼年于戲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鋹曾乞得廣

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楀其潘愼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厲躬親臣亡國殘體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覬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閒有失恭愼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其銜位稱檢校太尉右牽牛衞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千戶後連劄子云奉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楀右贊善大夫潘愼修並令往李煜處而大年作愼修誌文云喬木不勝室悲故國曳裾王府猶見故君者謂此也李後主手表僕嘗模得之愛其筆札淸妙不凡兵火亡失已久因記其梗槩焉後見大年所作愼修墓誌乃云俾事故君是爲主介思喬木于故國

尚見世臣曳長裾于王門兼掌記室同上

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乎千載之後聲欲求于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緜薄豈期位列于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于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同上

劉敞貢父謝東京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爲釁是匪難能懲于羮而吹虀乃非適變亦蔣瑒之奔競功利者非難爾同上

元章倣公厚之致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斗酒尚霑邑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虗出玉

闕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肯寧除職表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誦其作王荆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于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于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 四六談塵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正夫自吏部侍郎除中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 同上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惜愼名器俾士大夫革奔競

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同上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詈天子之從臣翦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黄門而言同上

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其賀朝會表云繄昔艱難孰測聖人之勇迨兹平定益知天子之尊同上

四六叢話卷十二 終

四六叢話卷十三

烏程 孫梅 輯

章疏六

文心敘書恩之作曰章表曰奏啟蓋表章與奏疏殊科獻替與拜颺異義漢京初肇人文厥體亦未盡一倪寬終軍表章之選也公孫吾邱奏疏之長也魏晉以來漸趨排偶而臣工言事之文剴切尚遵古式未嘗不直抒胸臆刊落陳言丹陛陳情妍華足尚皂囊封事風力彌遒自陳隋以訖唐初詞學大興掞才差廣則百官抗疏今體亦多至於辨

析天人極言得失猶循正鵠罔飾雕蟲蓋奏疏一類下係民瘼上關政本必反覆以伸其說切磋以究其端論冀見從多浮靡而失實理惟其曉拘聲律而難明此任沈所以棲毫徐庾因之避席者也不習無不利嚋是通變以盡神有能有不能孰則得心而應手若夫擅場挾兩摛藻爲春要可自成一家不必人所應有辭無險易灑翰卽工文無精臨敷言輒儷惟陸宣公爲集大成也公少掇詞科騶登禁署際猜疑之日當遷播之餘執羈紲以從行奉丹鉛而待直焚草尚存其什一牽裾不避於

再三惟艱難險阻以相依敷心腹腎腸而屢進若料涇原兵變之萌策淮蔡弭兵之計出李晟危亡之地消楚琳反側之心二寇情形兩稅利弊救公輔之忠衷辨延齡之姦蠹幾先獻納卜筮是孚事後彌縫苞桑倍切以石投石將有感於斯文啟心沃心庶不負於所學至其筆則長於論斷善於敷陳理勝而將以誠詞直而出於婉忠懇如聞于太息曲折殆盡於事情是以弼君德則經義醇如進規益則悲憂藹若計邊防算賦則手口兼營糾譏慝姦邪則冰霜其烈卷舒之態自然發積之痕盡

化又若述梁洋之雨濟敘師旅之艱辛晝手詩情
名聯雋對所謂妙手偶得之耳公豈作意而爲之
哉下及五季宋初猶有竊慕風流拾取膏馥者然
而天姿懸絶學步難工非失之膚庸卽傷於堆垛
故知蹇駑不可以希驥螢爝會見其自熄也初公
有別集十五卷文賦表狀皆有之意公所爲表必
更有章相追琢蹦蹴光華淩轢三唐陶鎔六代者
惜乎不得而讀之矣公旣爲駢體一大家故別立
奏疏一門別於表焉序章疏第六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

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懼謀泄逼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庭劾義府曰臣聞誣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陷一作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王之劍中

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職不思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驚祇奉皇眷而乃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託公行私交游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届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毀辱大臣貶萊州司戶　大唐新語

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

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月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尚茲賢行實欲榮其親(一作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內縣令遠子良解褐洛州參軍既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獄遂誘相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榮躋十等雖金精屢鑠而玉色常溫遠背雖參華身實凡品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褵既冰玉交歡理資同穴而下山之夫未遠御輪之婿已周無問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玷辱衣冠而乃延首靦顏重塵清鑒九流選敘須有淄澠

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貴（一作賞）察之

公直 同上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詵詵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爲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勑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祔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詵必訴于蒼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 同上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為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殫匱之甚什百當今然而財未嘗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謂當今宜行之夫煮海為鹽採山鑄錢伐木為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斂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盡載同上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璘時爲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曰關輔之內方彰聖慈伏見去歲之初權御宣政從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簡禮全人心爲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含元待至豐年却依舊典所冀觴稱萬壽不愆元會之期禮酌一時益表聖明之美　因話錄

徐賢妃貞觀二十三年上疏諫太宗息兵罷役其略曰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又曰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

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全唐詩話

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一作申）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勅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

自為宴樂並無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廣為宴會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摭言

觀歷代史冊人主之大莫先於納諫陸宣公云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子美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之句卽此意也 碧溪詩話

太祖皇帝旣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爲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漫笑錄

開禧間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與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譴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時譽並擢高第旣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屢遭黜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由藩入從咸淳癸酉閒聲伯自海閫召爲從官翰苑與權自閩帥擢秋官居瑣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節是歲六月正言郭閶劾

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罪不敢開武暨縮郡符復兼庾節怪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恐頃刻難安于位比覯諫垣造膝之抨彈斥云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踪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辭色蓋亦謂忝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謀欲使特畀閒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

是求去非朕依倚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老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若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是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槪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齊東野語

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末再相屬宣仁上仙以舊臣例請退上堅留不可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陛辭上面諭曰有所欲言附遞以聞至陳久之元祐用

事之臣投竄江湖皆已踰歲卽上章懇論請悉放還其辭略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恭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肎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恐一二親政之臣記其往事嫉之太甚以爲今日之殛皆其自取啟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知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已之人爲怨仇以疑似之言爲謗訕違老氏好還之誡忽孟某反爾

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效尤哉

章旣上即束裝計程果被讁落職知隨州 邦摭編

伯溫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冊故書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爲鄧州節度使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其憂國愛君之深意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雜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船糧草及詳敎命知取幽州旣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尅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環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

之臣自此月以來輒增疑慮潛思陛下萬幾在念百姓爲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算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惟彼蕃戎豈爲敵對此際官家何須挂意必是有人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興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非論曲直但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千金之費以玆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謀麤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爲大訓歷代寶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

輩所上長書及唐元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為後事之師古人是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即不同豈彼是非必然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謹具逐件如後云云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位幸過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青霄非由智略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於車魚報効不如於犬馬麤懷性識嘗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謀闕下又不能効命軍前惟有微忱書章上奏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

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十州之
土地半失耕桑所得者少所失者多臣又聞聖人不凝
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
所謂事久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于此如
忽遲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為一月竊慮內地
先困邊廷荒涼北敵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中國則民
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興沮衆之言深負瀰天之過
輒陳狂瞽抑有其由竊以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
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虔希聖聽
早議抽軍聊為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

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戶外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旣四裔以來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代是又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柰人多獻佞事久易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誰恩國計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嘗憂敗事得之則姦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於虛實之閒此際總應彰露伏望尋其尤者特正姦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臣盡力其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

之甚臣于此時欲吐肺肝先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尸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念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刑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更存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瀝懇憂國忘家涕泗滂徨激切屏營之至開見前錄

司馬溫公嘗言范景仁之勇決呂獻可之先見吾弗如也或問先見何事公曰介甫新入政府其所欲變更之事未盡著而獻可排之甚力然其辭不過曰外示朴野

中懷險詐學師孔孟術兼管商而已當時雖溫公亦以獻可之言爲過也泊宅編

夏公竦雖舉進士本無科名以父歿王事授潤州丹陽簿即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陲多故羽書旁午而老臣供傳遽之職立矢石之地忘家殉國失身行陳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縣惟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爲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爲才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鮐背爲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本縣弱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

諸儒方轡並驅而較其先後矣石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爲禹勤事功業孰優論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遂中制科 青箱雜記

眞西山入對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爲對翼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惟載歸艎之圖籍揚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鶴林玉露

以十年爲一袠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袠

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袠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袠葢以十年爲一袠耳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齡協千秋之會東朝開八袠之期又曰慶鬧開八秩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盡改開爲登字

野客叢書

太平之啟官名葢以熙陵初卽位未改舊名因避諱而然也是時正以職事官爲官名如吏部尚書至於職官令錄皆虛名也而不得實蒞其事知判官爲職事如判尚書都省至於權知某州縣皆實職也而不關所帶之

官以階爲恩以勳爲品以爵邑功臣爲假寵以檢校試官爲帶銜故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轉對上疏有曰勳散之設名品實繁朝散銀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欲乞自今常參官勳散俱至五品者許封贈官勳階俱至三品者許立戟又五等之爵施之於今雖有啟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苴茅建社固不可以遂行翼子貽孫亦足稽於舊典欲乞內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侯者許蔭孫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又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幸奉天扈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與爲萬世之通規

近歲以來將相大臣加至十餘字者尤非經據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度可以見當時士大夫之厭虛名者矣愧郯錄

嘉定閒寶謨閣學士許奕病篤口占遺表云臣非衰病偶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則以疾而為諱及鍼砭已窮之後醫遂束手而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固知養患成禍豈惟理身則然苟能疏壅預防以之醫國亦可蓋指近事以為身喻也乾道閒胡周伯尚書亦云賈誼號通達國體大瘇跛盭類辟病痱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

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遂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砦已往半存之身常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遂者休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砭石雜然而進使誼復生必慮中風再至至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蓋本呂獻可乞致仕表云臣本無痼疾偶直醫者用藥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日步非徒憚跛盩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

所求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三公之論實祖諡云 苕溪詩話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荆公爲參知政事始用事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繼政亳州今錄於此淸時竊祿難逃素食之譏白首佐朝遂起蔽賢之誚幸聖明之洞照舉毫髮以無遺顧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謝竊念臣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僭羣俊長脫簪書之秩獲事三朝仁宗之顧遇匪輕英廟之丁寧尤甚旋屬大人繼照飛龍在天思肯構於先基勿遐遺於萬物潤蘋何美雜圭璧以薦

羞稽馭已疲復騁驊騮之共駕殫力雖勞於負嶽小心更甚於履冰果不克堪遂貽彈劾如安石者學强辯勝年壯氣豪論議方卻於古人措置肯諧於僚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樂人傳之異說蚩蚩者子譊譊其書足以干名足以取貴拖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爲俗吏圜冠校學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爲迂儒嘆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將喪臣竊觀安石平居之閒則口筆周孔有爲之際則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於祖宗肆巧識於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聖主爲可欺視同僚爲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

士大夫罔不動心以朝廷安用彼相爲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筆華袞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方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之尙寬待人臣之有體徒膏脣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朝尙有相先之下佐況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衆言恆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舉之謬以幸保家邦自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里如其尙矜微朽處以便藩不惟有遂於物情亦以不妨於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於姦朋去就爲臣物議庶歸於直道其臨叢二表尤懇切舊有之今不

復存　野老紀聞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

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尊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

北夢瑣言

四六叢話卷十三 畢